

第四册



金庸著

卧龍記

公爵，武功之高，罕逢敌手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知道就好了，象我师父那样的武学大宗师，就算闯到龙潭虎穴去，也绝不会少了一根头发走出来的，我这个不肖弟子又何必担心他老人家的安危呢？”

游出海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法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既然大家都是这么想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就不必再为我师父担忧了。”

游出海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说得对，就此一言为定！”

游出海道：“长老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，你觉得形势怎样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怎不去问一问诸葛大叔？”

游出海道：“他老人家已忙得不可开交，我怎能再在这时候加以烦扰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连你也觉得自己是个很麻烦的人物？”

游出海苦着脸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觉得自己太不争气，太不中用。”

“不要老是往坏处想，”岳小玉安慰他道：“没有任何人天生下来就是绝顶高手的。”

游出海道：“但你最少比我强得多了。”

岳小玉笑了笑，道：“这只是暂时运气比你稍好之故而已。”

游出海道：“你可以不担心师父，但我却真的担心诸葛大叔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担心些什么？”

游出海道：“他这次接任，成为丐帮帮主，只怕有很多人

不服气，也有人会从中加以破坏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这是早已知道的事，但诸葛大叔是‘江南丐中丐’，他自然会有应付的办法。”

游出道：“就怕明枪易挡，暗箭难防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担心天恨帮会用诡计暗算诸葛大叔？”

游出道：“天恨中人暗算诸葛大叔，已不只一次了，他们再来一次，也不是什么奇事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但此刻的情况，却和从前并不一样。”

游出道：“有什么分别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天恨帮虽然屡次暗算诸葛大叔，但那都是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才动手的。”

游出道：“但很侥幸，他们每次都失败了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天恨帮每每选择最有利的形势才动手，这似乎已变成他们行事的规律。”

游出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由此推断，一旦形势不同，天恨中人就不敢贸然动手。”

游出道：“这也不无道理，但愿诸葛大叔能够顺利成为丐帮帮主，那就好了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就怕天恨帮不动手，也会有其余人等前来捣乱。”

游出道：“什么‘其余人等’？是不是连丐帮中人也包括在内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当然也包括在内，须知丐帮帮众逾万，虽然有不少人会拥戴诸葛大叔，但也一定有不少人拥戴别的长老的。”

游出海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诸葛大叔不喜争权，大权偏偏落在他的身上，别人想争权，但争到头焦额烂也争不到手！”

就在这时，小恶女走了过来，盯着游出海道：“你现在还躲在这里干嘛？”

游出海道：“这里空气比较清新。”

小恶女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年纪轻轻，就已说话虚伪，全不老实，难怪师父一直都不肯正式把你收录为门下弟子。”

游出海脸上一阵发白，想反驳却又不知道怎样开口，岳小玉却看不过眼，也冷冷一笑道：“若说不老实，我比他犹胜八十倍，但我还不是拜了师吗？”

小恶女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的师父，怎能跟我的师父相比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我的师父又有那一点输亏了？”

小恶女道：“你为人不老实，那是众所周知的，所以，你的师父也同样是个人。”

岳小玉听见她出言侮辱自己的师父，不禁为之心中有气，便道：“你说我不老实，那是可以的，但我师父老实不老实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批评。”

小恶女昂起脸，冷冷道：“我偏要说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岳小玉光火起来，道：“你太满不讲理，老子看见你就讨厌，快滚！”

小恶女给他这么一骂，登时脸色煞白，道：“你干嘛这么凶！”

岳小玉道：“老子就是这么凶，你识相的就快点给老子滚开去！”

小恶女给他骂得发狠了，大声道：“我偏不走，你有种的

就把我打死！”

岳小玉冷哼一声：“好男不与女斗，你不滚，硬要死赖在这里，咱们拍拍屁股走开，当作是躲避一条疯狗好了！”

游出海见两人越弄越不愉快，不禁为之呆在那里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

小恶女却又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尽管走，本姑娘偏要跟着！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的脸皮太厚了，要不要老子去借把刀割掉三几寸？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拉着游出海跑到老远去。

小恶女果然紧紧跟着。

岳小玉给她追得紧了，心中大是愤怒，便用粗言秽语骂她。

小恶女年纪比岳小玉和游出海大一两岁，所懂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。

岳小玉的粗话一出口，她的脸庞就发热了。

但她还是咬着牙龈，一直跟了上去。

就是这样，三人越走越远，早已离开了吴家集范围之外。

游出海忽然感到有点不安，便对岳小玉道：“岳宫主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！”

“算了？什么算了不算了？”岳小玉冷冷道：“你是不是想向这个小婊子投降了？”

游出海道：“咱们又不是在打仗，又有什么投降不投降的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谁说只有打仗才会有人投降的？须知凡是有斗争，就会有人投降，比方我和你打架，你明知打不过我，

在还没有完全失败之前就已认输，这就是投降。”

游出道：“打架和打仗都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是人数多寡的分别而已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下棋又怎样？下棋不算是打仗或者是打架了吧？不少棋局在还没有完全分出胜负之前，就已有有人投降认输。”

游道：“既然还没有完全分出胜负，为什么会有人认输了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认输的一方，多半是对自己没有信心；又或者是希望能输少一半。”

“输了就输了，又怎会输少一半？”游道更觉奇怪：“难道输棋也有输半局的吗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输棋当然是整局都输了，但有些赌棋之辈，早点认输投降，就可以和对手妥协，例如每局棋赌十两银子，若早点认输而对方又肯答允的话，那么输家只输五两便可以了，懂不懂？”

游道：“你说得这样清楚，我当然懂了，但咱们现在没有赌钱呀！”

岳小玉道：“虽然没有赌钱，但却已赌着一口气。”

“一口气？”

“对了，”岳小玉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，倘若咱们向这个小婊子投降，以后就再也不必有江湖上混了！”

游道咳嗽了一下，道：“有这么严重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甚至比老子说的还更加严重！”

游道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当然继续跟这小婊子争持下去，决不让她得偿所愿。”

游出海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但据我看，这只是无谓的意气之争，无论谁胜谁负，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若怕了，大可以自己回到吴家集去凑热闹。”

“不，”游出海立时道：“咱们是共同进退的，我绝不会舍你而去。”

岳小玉听得心头大乐，得意洋洋地对小恶女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小婊子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忽然脸上给人重重的掴了一巴掌！

好重的一巴掌！

岳小玉给人打耳括子，当然不是第一次的了，但象这么重的耳括子，他却从来也没有尝试过。

他疼得差点立刻就要昏倒过去。

但很幸运，这一记耳括子虽然打得极重，他的牙齿仍然完好无缺，并未给打脱一颗。

等到这稍为定神之际，才看见自己的身边，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绿袍妇人。

这绿袍妇人长相凶恶，容颜更是丑陋之极。

只见她两眼直瞪着岳小玉，好象想一口把他吞掉似的。

岳小玉又惊又怒，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你为什么打人？”

绿袍妇人沉声道：“我打你，是因为你的嘴太不干净！”

岳小玉道：“老子的嘴干不干净，干你屁事！”

绿袍妇人脸色一寒，右掌又已扬起来，但小恶女却已疾

冲了过来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绿袍妇人怔住，望着小恶女道：“是你叫我住手？”

小恶女昂起脸，大声道：“是的！”

绿袍妇人道：“我出手教训这黄毛小子，全然是为了他开口骂人，而且骂的是你，你为什么居然反过来要维护他了？”

小恶女道：“他骂我，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用不着旁人插手来管。”

绿袍妇人一呆，道：“这小子太可恶，正是人人得而教训之！”

岳小玉冷冷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人人得而诛之，岂不是更加彻底干净吗？”

绿袍妇人怒气又生，冷冷道：“就算把你的舌头连根拔了出来，让你流干全身血液而死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对。”

“荒谬！”岳小玉道：“老子要骂谁，那是老子的自由。”

游出海皱了皱眉，暗中拉了岳小玉一把，又悄声地道：“我看还是算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”

岳小玉摸了摸给打肿的面颊，悻悻然道：“给人掴一巴掌的又不是你，你当然大可以算了。”

绿袍妇人沉声道：“好小子，你不服气吗？”

“当然不服气！”岳小玉道：“老子看得出，你是练过武功的，而且武功还很高，老子若到了你这把年纪，哼！”

“好狂妄的小子！”绿袍妇人嘿嘿冷笑，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岳小玉！”

“岳小玉？”绿袍妇人“唔”一声，忽然怪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你就是笑公爵公孙我剑的宝贝徒儿？”



岳小玉道：“徒儿是徒儿，但却不见得怎样宝贝。”

绿袍妇人道：“宝贝不宝贝，除了公孙我剑之外，旁人又怎知道得那许多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这位前辈，未知怎样称呼？”

绿袍妇人道：“你就叫做我做豹娘子好了。”

“豹娘子？”岳小玉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前辈的脸，果然有点象豹子。”

“不是有点象，而是最少有八九分象！”豹娘子冷冷的道。

岳小玉道：“你怎会在这里出现的？是不是一直都跟着咱们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你这下子猜对了，从吴家集开始，我就一直跟踪着你们。”

小恶女怒气陡生：“你为什么要跟着咱们？”

豹娘子冷冷的道：“因为我要带走一个人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你要带走谁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你！”

“带走我？”小恶女冷冷一笑：“你为什么要带我走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将来你就会知道了。”

小恶女怒叱道：“但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你跟着我走，总比跟着一个老叫化子好得多。”

小恶女用力地摇摇头，道：“师父待我很好，除了他之外，我谁都不肯跟。”

豹娘子脸色一沉，道：“胡说，你就算再糊涂，也该记得我是谁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就是豹娘子，也是自小把你养大的褓姆。”

“不！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你！”小恶女尖声叫了起来，“你快走！我以后再不要见到你这张丑恶的脸。”

豹娘子的丑脸登时一片铁青，连声音也嘶哑起来：“蝶蝶，你怎可以这样子跟我说话？”

“蝶蝶？”小恶女茫然地问：“谁是蝶蝶？蝶蝶是什么人？”

豹娘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？”

小恶女道：“我叫小恶女。”

“小恶女只是你的绰号。”豹娘子紧皱着眉，忧悒地道：“你真正的名字叫蝶蝶。”

“蝶蝶！”小恶女喃喃地道：“我真的叫蝶蝶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但我不相信，绝不相信。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你以为我是个骗子？”

小恶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江湖上的骗子，本来就是有如过江之鲫，数之不尽。”

豹娘子身子骤然一震，连声音也发抖起来：“蝶蝶，你连我说的话都不肯相信了？”

小恶女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？”

“陌生人？”豹娘子怪异地笑了两下，道：“我养育了你十几年，你居然说我是个陌生的女人？”

小恶女道：“你不要再说了，你说的话，我连一个字都不会相信的。”

豹娘子嘶哑着声音道：“但你一定要相信，你从前一直都

很依靠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总是叫我豹姨的。”

“我不记得了，而且也不相信你所说的一切。”小恶女用力地摇头。

豹娘子怒道：“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的话？”

小恶女咬了咬牙，道：“你若要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怎样？”豹娘子大声说道：“你就算要我死在你面前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我不要你死，而且你也用不着死。”

豹娘子又嘶叫起来：“你到底要我怎样，才肯相信我就是把您养大的豹姨？而你就是小蝶蝶？”

小恶女冷道：“我到底是蝶蝶还是小蝶蝶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你在五岁以前，我们都叫你小蝶蝶，但在你六岁生日之后，这个‘小’字就减省掉了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因为你不高兴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我为什么会不高兴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虽然当时你只有六岁，但却总是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大孩子了，所以，每逢别人叫你小蝶蝶，你都会很不高兴地道：‘我是蝶蝶，你们不要再提那个小字好不好？’于是，大家就不再叫你小蝶蝶，而只是叫你蝶蝶，或者是美丽的蝶蝶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但怎么我不记得了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那是因为你害过一场大病之故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我也不记得了。”

豹娘子叹息道：“你若还记得自己曾经害过那场大病，也

就不会连我也不认得了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你说得层次分明，很动听。”

豹娘子胸膛起伏，声音又在颤抖着：“难道直到现在，你仍然认为我是在骗你么？”

小恶女叫喊着：“是的，你是个骗子！你在捏造虚假的故事来骗我们上当。”

岳小玉立时接道：“她只是骗你，跟本座可没有半点相干。”

豹娘子瞪着他，怒道：“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不是老子前老子后，便是以本座自称，真是无聊复可恶！”

小恶女却立时为岳小玉辩护：“他是血花宫宫主，自称本座又有什么不对？”

豹娘子望着小恶女，叹道：“你为什么还要帮着他这种人说话？”

小恶女板着脸孔，道：“因为你打了他一记耳光。”

豹娘子睁大眼睛，道：“我打这个臭小子，全然是要为你消气。”

小恶女咬了咬牙，道：“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会应付。”

豹娘子道：“我知道你现在已可以应付许多事情，但这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将来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我的将来怎样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干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每个人都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干。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但你不同！”

小恶女道：“我又有何不同了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你身负血海深仇，非要振奋起来不可。”

小恶女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：“你的故事越说越荒谬了。”

“这不是故事，是千真万确的事。”豹娘子紧握着拳头，“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？你是我把你养大的！”

小恶女也紧握着拳头，道：“我是不会相信你的，永远都不会相信。”

豹娘子大声道：“但我一定要你相信。”

小恶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若想使我相信你的说话，除非把自己一对眼珠子挖了出来。”

此言一出，岳小玉登时感到不妙，连忙失声惊呼道：“万万不可……”

但豹娘子却也紧接着说：“这又有何不可了？”语声未落，已两指骈戟，狠狠地向自己的眼睛插了下去。

小恶女楞住了，游出海也是为之面无血色，惊惶得不知所措。

这三个少年男女之中，还是岳小玉最为镇定，最少，他马上冲前，把豹娘子摇摇欲坠的身子搀扶着。

但岳小玉心中仍然暗暗叫苦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这番折煞血花宫宫主者也！”

豹娘子这一插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她真的把一双眼睛硬生生的戳瞎了。

她虽然剧痛攻心，但居然还在发笑，道：“蝶蝶，你若还不肯相信，大可以把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割了下来！”

小恶女突然直扑上前，叫道：“豹姨，是我害了你！是我害了你！”

豹娘子两眼甫瞎，但依然定力十足，小恶女才扑过来，就已给她伸手抱住。

小恶女哭了，而且还哭得很厉害。

剧痛使豹娘子不断地发抖，但她一点也不重视自己严重的伤势，反而安慰着小恶女，道：“蝶蝶，不要哭，你一哭嘴儿就会扁，嘴儿一扁就不漂亮了。”

但她的说话，只有使小恶女哭得倍加厉害。

岳小玉看得既是胆颤心惊，又是不禁为小恶女而感到怜惜。

“你们别哭哭啼啼好不好？”他皱着眉说：“豹姨的眼受了伤，好好歹歹也得先止了血才说。”

小恶女立刻说：“我身边有金创药，是早几天在路上向一个江湖郎中买的。”

“你买的屁药有个屁用！”岳小玉连连挥手，又从怀中取出了一只瓷瓶子，大声叫道：“这是我师兄公孙咳的万灵药

散，包管万试万灵。”

小恶女大喜，道：“是不是可以把豹姨的眼睛治好？”

岳小玉咳嗽两声，道：“眼珠子一戳爆了，就算是华佗再世，也不可能让她重见天日的了，这些万灵药散，最多也只能止血生肌而已。”

小恶女呆住了，再也作声不得。

岳小玉也不再说话，只是把药散不断向豹娘子的眼眶撒去。

公孙咳亲自配制的金创药，自然不同凡响，只是须臾之间，豹娘子的伤口已不再流血，连痛楚也为之大大减少。

过了好一会，豹娘子才道：“岳小玉，刚才我打得你疼不疼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现在不疼了。”

豹娘子道：“现在隔了这么久，当然是不疼了，但是刚才，你一定是疼得很厉害的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那算不了什么，而且小岳子口舌招尤，实在该打得很。”

豹娘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不要说你这把年纪，便是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也是经常任性胡为的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但你再任性胡为，也不该把一双招子弄瞎了。”

“别再提起这件事！”豹娘子拂然不悦地说：“只在蝶蝶明白我不是个坏女人，只要她知道我和她的真正关系，不要说是戳瞎这对眼睛，便是把我的手脚都一起砍断了，也是值得的！”

岳小玉忙道：“小恶女已相信了，你再也莫要伤害自己。”

心中却在嘀咕：“你叫老子别再提，但自己却说得更他妈的万分恐怖。”

过了片刻，豹娘子才又再缓缓地说：“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岳小玉、游出海和小恶女同时摇头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豹娘子道：“我也不熟悉这里的地方。”

小恶女仍然抽抽噎噎，道：“豹姨双目受伤，非要找个医术高明的大夫为她治疗不可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我师兄若在这里，那就好了。”

小恶女忙问道：“你可不可以找他回来？”

岳小玉怔了怔，豹娘子已不断地摇头，道：“不必了，这金创药很好，伤口已不疼，相信很快就会没事。”

小恶女道：“但是你还是看不见东西！”

豹娘子道：“我能否看见东西，那是一点也不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你。”

小恶女深深的吸了口气，道：“我该怎样做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跟我回金殿去。”

“金殿？”小恶女楞住，道：“金殿是什么地方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金殿，就是你父亲心目中的世外桃源，所以，它又叫桃源金殿。”

岳小玉皱了皱眉，道：“这可没听人提起过。”

豹娘子笑了笑，道：“这地方若是人人都知道，也就算不上是世外桃源了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那桃源金殿距离这里远不远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说远不算远，说近也不算近，据我估计，大概有六七百里路左右吧！”



“六七百里！”岳小玉长长的吐出口气，道：“这的确是既不远也不近了。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你是公孙我剑的弟子，应该明白别人的难处。”

岳小玉一愣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这意思简单极了，这次你非要帮小恶女一臂之力不可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要我陪她到金殿桃源去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不是金殿桃源，是桃源金殿。”

岳小玉皱了皱眉，道：“金殿桃源和桃源金殿又有什么分别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你叫岳小玉，对不？”

岳小玉一怔，道：“当然叫岳小玉，那又怎样了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倘若把你叫成玉小岳，你说行不行？”

岳小玉干笑一声，道：“那当然是不行的，因为这样别人就会以为那是另一个人了。”

豹娘子点点头，道：“所以，桃源金殿，就是桃源金殿，万万不可说成金殿桃源。”

岳小玉却还是死不认输，道：“岳小玉若说成玉小岳，别人一定会弄不懂，但金殿桃源和桃源金殿之间的差别，照算不会太大吧？”

豹娘子道：“差别太大了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豹娘子说道：“因为金殿桃源比桃源金殿遥远得多，两者最少相隔了一千多里。”

岳小玉不由怔住，道：“什么？原来除了桃源金殿之外，